

重論文齋筆錄

重論文齋筆錄卷四

蕭山王端履輯

乾隆辛丑

端履

年甫六齡先君延族父南陔師教讀

至庚戌歲師以選拔入都始解館去後師成癸丑進士歷仕閩中至嘉慶丁丑罷職旋里又隨侍函丈者有年以故知師最悉者莫如

端履

於其葬也藆幽之

石不敢以不文辭也爰爲之志曰道光乙未秋八月先師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族父南陔公壽終里第彌留屬纊神明不衰老成云亡宗族殄瘁是可

哀已公以名進士出宰閩中蒙 仁宗睿皇帝特達  
之知由縣令洊任封圻眷注優渥垂二十年公躬膺  
重寄矢勤矢慎陳綱肅紀百廢具舉有古大臣風焉  
道高毀來獨立多懼石刻刪此八字  
文氣便不聯貫卒以軀躬敬畏  
望議鐫職公自念身介危疑悚惶無地 聖恩寬大

逾格矜全感激涕零戰兢沒齒杜門謝客殫心著述  
又十有九年成周人說經八卷周人禮說八卷禮堂  
集義四十二卷儀禮圖十七卷石渠議逸文攷一卷  
董仲舒詩說箋一卷匡說詩義疏一卷漆書古文尚  
書逸文攷一卷附杜林訓故逸文桑欽古文尚書說

地理志攷逸合一卷附中文尚書齊論語問王知道  
補亡一卷夏大正逸文攷一卷弟子職古本攷一卷  
凡將篇逸文注一卷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袁宏後  
漢紀補證三十卷管子地員篇注四卷老莊急就章  
一卷說文段注訂補六卷讀書雜記十二卷思惟居  
士存稿十卷唐人宮詞鈔三卷古詩鈔二卷李杜詩  
鈔四卷王氏泰支瓜瓞譜七卷均手自寫定說文集  
注一百二十四冊未及脫稿今年春公輯瓜瓞譜既  
成復備述受國厚恩涓埃未報身歿之後不敢乞  
銘當代燕許鉅筆廼命端履志藹幽之石諄諭質而

勿文母騁妍抽祕貽羞諛墓

端履

敬識不敢忘孰謂

天不憖遺哲人其萎日月有時復歸於土孤子曼壽  
等將以冬十二月奉公匱於城南十九都河南莊之  
原啟元配蔡夫人之兆而合葬焉爰契我龜卜云其  
吉載申先訓請志貞珉惟公舍和履仁篤信好學敦  
樸慈讓砥礪廉隅孝乎惟孝施於有政視民如傷若  
保赤子居上不驕恭而有禮舍之則藏知止不殆燕  
居申申鄉黨恂恂粥饘餬口歌哭全要生榮死哀可  
謂無遺憾矣至 恩綸治行例載史館道德文章光  
昭宇宙無俟 端履 再述謹遵治命詮次世系官階生

卒子女使後世有可攷見焉

世系官階  
等不錄

嘉慶庚申師奉檄赴姑蘇採辦洋銅爲同邑單蘭圃

禮

題垂釣圖有少塚紅牆夕陽外畫師原不到蕭山

句一時傳誦以單居近學宮故也後

端履

爲蔡某題

小影云里共桑陰臭味投西頭君住我東頭盈盈一

帶宮牆水猶繞烏衣舊日樓樓外參天樹色蒼柏亭

遺蹟劇荒涼面城老屋三間裏時對紅牆看夕陽葢

實本師意蔡居亦在學旁爲吾族玉鳧公故業舊有

柏亭今頽廢矣

吾師精熟選理詩古文辭並皆沈博絕麗有專集藏

於家少作七古數首已刻廣正樓試卷內爲全集中  
所不載因錄而存之 擬昌黎峒嶺山尖神禹碑峒  
嶺之山高崔巍上有神禹摩穹碑工倕察書及刻石  
鳥蟲蹠迹交屣屨厥初元圭未底績勝胝無肢躬忘  
疲隨刊疏灑傅下土冀州旣載先京師龍門後鑿呂  
梁闢泥行蹈毳山乘櫟黃能深潛羽淵底九金合鑄  
魅與魑葳蕤玉字狉宛委縱橫鐵鎖沈支祁氏碑雲  
霾五峯頂絲痕螭匾光紛披我生耆古比昌歎捫鶉  
跨軫游荒祠苔斑蘚駭色堅黑字凹石凸形離奇摩  
挲夜索火來照古文難讀心狐疑後人好事失真意

撫禽范豸差豪釐有如岐陽泐石鼓玃環籀體車攻  
詩丙籙絲鞞灑繁重舊科一一摛奇辭又如壇山穆  
王碣千支勵擴西京遺岱宗封禪七十二荒碑漫漶  
都如斯況廼片石留禹迹豈有文獻能徵之伯翳山  
經紀神異史臣夏貢鑄祗台龕篇雖佚禹功在吾魚  
蓄念徒齋咨謁碑詎忍就歸徑迴見木末龜趺移

秦刻石

用昌黎石鼓歌原韻

秦始皇帝併海寓傳令博士爲併

歌車轍馬迹徧天下雖有劉項如台何泰山之杲頌  
功德書灑篆籀兼戈戈羣臣嘉觀請立石蒼珉翠琬  
煩礮磨垂箸儀矩示休烈刮抉沙礫紛爬羅三十七



年祠大禹宣省習俗踰鬼莽丞相去疾獨居守臣斯  
陪從游卷阿浙江波惡不可犯豐隆屏翳驚噍訶西  
二十里狹中渡神羊叱石留寢訛上會稽山刻文字  
變化鳥迹參蟲蚪棱角波磔森鋤利陸剗犀兕水劓  
鬪堯典舜典任黠竄大義櫛比枝交柯寄猊逃嫁化  
誠絜男躬秉耒女織梭和安敦勉遵度軌至今越俗  
殊委蛇苗山窆石共千古是時黃絹無曹娥後嗣久  
遠永無極譬河有事先滹沱馬遷東游探禹穴手拓  
樂石同雲和作秦本紀紀本末史法九旨詞三科殘  
碑剩字並收入珍惜不少感喟多我登秦望哀秦過

當年詛楚詛亞駝金城瓦解石亦爛舊時黔首誰經  
過鸞飄鳳泊就剝蝕瓊裹椎榻甚磨磋何如兼刻具  
卓識高監峯險深投波蘭臺漆書苦違俗私改泰大  
更陂頗安得古碣互警勘以馬喻馬宅平宅少溫不  
來伯喈往胸次禱昧心媿娜縱使苔蘚可剔剜有手  
不復能摩挲岫巉赤石摹贗鼎豐碑十丈供長哦山  
陰禊帖本俗體偏旁博議談籠鵝如此至寶坐湮沒  
字無人識石則那廼知神物有顯晦識者未遇徒懣  
軻爾來二千幾年所徧閱塵劫沙恒河石乎精氣不  
磨滅發露光怪無蹉跎望海亭放歌

用東坡自金山放船至焦

山原 神龍掉尾雄耽耽飲化巖壑天東南何人作亭  
韻 據龍脊遠見方丈蓬萊三羣山雜沓赴履底視若蠅  
蜓蝟蜀蠶其下周以大香海馮夷駭走天吳慙渾茫  
溟滓俯一氣極目宵黑深潭潭萬象恍忽百怪聚日  
輪湧出紅雲酣而我望海不見海滄波瀛渤同虛談  
河莊禪機隔衣帶豈有潮汐經赭龕南埤北漲意計  
事譬如噉攬當回甘連番六鼇忽昂首赤手捕得甯  
嫌貪天雲下垂海水立筆力撐柱吾猶堪黃金銀闕  
許身到何必窮老棲山菴

嘉慶庚申 仁廟命各省督撫保舉堪勝知府人員

閩撫桐城汪稼門

志伊

既以裘增壽陳鴻漸二員應

旨矣又另片奏師品端學裕守潔才優民情愛戴等因附摺入告 仁廟卽硃批其旁云此人朕知其名原係好員復明降 旨嘉獎令送部引 見師之受知 仁廟自此始也時師方爲閩縣知縣不二十年遂膺開府之任始終不離閩省故公之薨也 端履泣誤輓聯飾諸靈座云閩嶠宣猷守潔才優廿載好員知 聖主寢門慟逝山頽梁壞六旬猶子哭先生蓋紀實也

嘉慶甲戌師由閩藩擢任巡撫入

覲過澗先君買

舟迎於錢塘江上爲歌四絕贈行中一首云不是天  
涯不到家彭城風雨願偏賒匆匆便算連牀約同坐  
船頭看浪花想見王事靡盬不遑啟處之况後師罷  
職旋里端履歲以蕪菜作羹餽食并佐以鼠姑供插  
瓶之玩師賦一絕答之云漸老東風拂面寒晝長獨  
自倚闌千年來韻事都成例飽喫蕪羹看牡丹言外  
見實從稀疏門庭間寂情景讀之可爲酸鼻

師守泉州日訪知有某者素藉出入公門以誇耀鄉  
里飭司閹者不得通謁某問計於司閹司閹者曰汝  
但日來候門吾當令汝一見一日師送客至門司閹

者咸出站侍某亦衣冠廁其中師問爲何人司閽者  
卽以手版進師呼與坐匆匆命茶茶畢一揖而出師  
責司閽者司閽者曰奴輩奉嚴諭阻不許見主人自  
延之入耳師默然而不知司閽者已得重賂也

道光丙申同邑蔡凝堂大令五辰成進士歸里余詢

吳梅梁近狀是科梅梁爲副總裁曰吾師畏風特甚見客亦帶

風兜子歎曰梅梁危矣此與汪蘇潭同病蓋腦枯也  
其能久乎未幾而訃音至是科二三場出題錯誤自行檢舉交部議處想亦由

精神恍惚之故

桐城姚伯昂師元之○係端履甲戌會試房師由左都御史降補內

閣學士其謝摺云竊臣前因陳奏致蹈愆尤仰荷矜  
全曲爲寬貸飭議僅鐫其二級銘心深泐于五中覺  
已往之難追豈殊榮之敢望茲聞 綸綍又沐寵光  
直閣班崇兼曹銜重 聖無棄物木雖朽而仍雕  
帝有恩言垢縱汗而頓滌欽承 新命回憶前塵燕  
識舊巢庇厦之歡更洽羊追歧路補牢之計彌殷臣  
惟有事事講求時時省察向傾葵藿感 恩有勝於  
遷除收望桑榆糾過常縈於寤寐所有微臣感激下  
忱理合繕摺泥首 宮門叩謝 天恩伏祈 聖鑒  
謹奏

數年前阮相國師自都寄札并詢吾師近况

端履

敬

呈墓誌一通並覆啟云先師素性清廉罷官已久琴書而外別無長物近復祝融作祟盡付焚如因此驚悸成疾浸致不起伏念先師身任封圻愛民潔已身後一貧如洗幾至無以爲殮

端履

等目擊心傷糾合

賻金始得勉襄喪事循吏下場顛連若此可爲心惻辱承垂詢用敢附聞相國得書置之不論尋亦予告出都矣

乾隆丙午先南陔師以擬江式求撰集古來文字表受知學使朱文正公迄今幾六十年傳本日黜邑中



新進已無有知之者故備錄之不敢以文繁而輟筆也 擬江式求撰集古來文字表臣聞虞犧氏作河  
維吐其天苞軒轅氏興龜鼎圖其地絡古史倉頡見  
鳥獸蹏迹之迹肇造書契以代結繩依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施典邦國百工以治布在方策  
萬品以察亞斯之代七十有二封於泰山厥體異焉  
周官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  
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  
月是也三曰形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  
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

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迄於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頗有同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書六經左氏傳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周綱解紐七國雲擾禮樂害已皆去其籍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澶文字異形暨乎嬴秦兼并天下丞相李斯廼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倉頡七章斯所作也爰歷六章中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籀篇頗或有所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時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官獄煩多趣約就簡隸

書萌芽而古文由此絕矣隸書者秦獄吏程邈增減大篆去其繁複以邈徒隸謂之隸書自爾秦書迺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是也漢興有尉律太史試學僮十七以上能諷書九千字迺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史字或不正輒舉劾之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宣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

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平帝時徵爰禮等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說文字於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後漢杜林作倉頡訓纂一篇倉頡故一篇班固續揚雄訓纂篇作十三篇凡一百三章無複字郎中曹喜號工篆體郎中賈鮪作滂喜篇

會侍中賈逵受詔修理舊文於是太尉祭酒汝南許慎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分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首一終亥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六藝羣籍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皆彙括有條例剖析窮根原鄭氏注經多引爲證左中郎將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迺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自爲書丹於碑立於太學

門外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流  
覽埤廣並擇擅羣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  
庶物易名詳錄品覈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有得失矣  
陳留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許氏字指太祖  
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宿聞淳名因啟淳使在文學官  
屬中臨淄侯植亦求淳淳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  
石經於漢碑西校之說文篆體大同古字少異晉世  
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著字林五卷尋其况趣附  
託說文忱弟靜別放左校令李登聲類之灋作韻集  
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

伸爲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爲兩韻爲奇益石分作  
四章文辭魯衛音讀楚夏皇魏道纘百王文同六合  
世變風移字畫遷改以影代景以縑代紺以鑊代鑊  
以椹代蓋金旁作患爲鏤火旁作庶爲炙席中加帶  
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側配禹壑迺施豁  
巫混經旁皋分澤片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說  
神蟲爲蠶率字自有律音妄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  
遽析成異如此之例專輒不少皆不合孔氏古文史  
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  
留受學於河東衛覬善蟲篆訓詁洛陽鼎沸避地河

西世祖太延中臣祖文威獻五世傳掌之書序列於  
儒林臣體質蒙蔽學謝辭頑聰聽祖考之彝訓墨守  
六代之家學不揆禱味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  
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  
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  
字林韻集諸賦文字以類編聯分列於下統爲一部  
臣謹案說文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經典疑義  
有時以澤宿儒痼疾診之立解臣嘗讀易姤卦繫於  
金柅不知何物馬融云所以止輪令不動者王弼云  
制動之主意與馬同王肅之徒皆謂織績器用衆說



聚訟靡所折中及檢說文梃字兩出一云木實如梨  
一云屎是箕柄或從木尼聲攷之易義並不相關別  
有櫛字爲絡絲櫛音讀如梃迺知易之金梃當作金  
櫛絡絲之器婦人所用柔道牽繫允合象旨肅等所  
說信而有徵又商書曰蒙曰驛注者云氣落驛不連  
屬鄭氏以驛爲圍解圍爲明言色澤光明王肅云圍  
霍驛消滅如雲及檢說文圍訓回行引尚書曰圍圍  
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乃知圍聲如驛經當爲圍也  
又周書陳寶赤刀檢之說文引爲陳案訓案爲藏因  
疑禮記陳其宗器或是陳其宗器不敢輒改義合兩

存又讀齊風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亨傳云昌盛鄭箋亦同及檢說文昌訓日光東方已明朝有日光正君日出視朝之時詩旨既顯禮意復合又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毛云如林言衆而不可用及檢說文引詩迺作其旒如林旒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之以機用以追敵春秋傳云旒動而鼓建木爲旒木衆如林言以知物此之謂也又禮記既稟稱事鄭氏注云旒讀爲餼檢之說文旒訓小食引論語不使勝食旒今本集解旒字作氣又檢說文氣字訓云饋客芻米引春秋傳齊侯來氣諸侯又气字訓爲雲气迺知鄭注

之餽字當作氣集解之氣字當作气既氣古通不煩  
改字又坊記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鄭氏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甯王之  
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  
近之尋鄭斯旨例須破字及檢說文田有陳訓周徧  
陳觀文王之德考文既順詮義亦通無所更易豁然  
而解又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趙岐注  
云如流水之與源通取譬於水義頗迂遠說文引之  
迺是源源而來又訓源爲徐語舜欲見象故徐徐語  
曰女來以方趙注許義爲長至若奇闡壹壺幽探槩

黼渙馬用拊睽牛見翬東平唐豔西戎殷鸞燭逸盤  
謀政作箕範虞典窵苗康材嫋婦南疊乃酌邠鴉隸  
陰雅瓶雖窳頌鬻終和曹衣黼黼周鳥擊擊鄭滑非  
漆王璫是藟衛得醜醜齊思婉媯祭瀆饗其雩榮少  
儀習其偃鼻月令腐草爲蠋禮器晰明行事馮馬贖  
元狝犬怵臣徵茅茜酒喉燠是階鄉黨結衣萬章澆  
浙考工之輓爾雅之襴以暨沸溢爲滔收芎爲叔輕  
財爲粵酢母爲鬻或同聲而別字或合義而異文或  
援古以通俗或登諺以證經舉一三反不能終物臣  
誠已著此書藏之祕府播諸通邑鍼俗儒之膏盲證

遺經之得失庶幾表異譎觚資裨小學豈至踵舛襲  
繆過成鄙俗獻譏士林騰笑文囿脫蒙許可典書祕  
書乞垂勅給并學士五人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  
令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庶無錯誤所

撰名目伏候詔旨

端履案此篇亦刻入廣正樓試  
卷中爲思惟居士存藁所未載

道光戊子家穉穀弟

端蒙

赴試省門吾師以陳章侯

洪綬科甲蟬聯廷揚第一圖寵行並題其幘首曰此

圖首畫蜻蜓欵欵然挾飛鳴高舉之勢且無雙也其  
所謂廷揚第一乎說爾雅者以大者爲詹諸小者爲  
科斗蓮葉正面有躍躍欲騰而上者詹諸也是其取

義於科乎又葉邊空洞狀若蜂窠窠亦科也蟹以旁  
行二螯入跪中央隆起者非甲乎夫蟹者解也高居  
葉頂殆寓意於發解之首焉蓮房如生蟬脅如鳴潔  
靜莫如蓮清高莫如蟬綴蟬於蓮證以諧聲纏聯之  
義顯然矣此四者比物聯類其所謂科甲蟬聯者乎  
老蓮畫意蓋如此道光戊子七月望後小阮仲孺中  
翰將赴省闈無以壯其行色因取章侯此幅贈之蓋  
深望其子丑三捷云爾并系以詩曰不才子丑曾聯  
捷及到臚傳甲第三幸喜三元我家物百花頭上試  
高探好音伊邇洗耳以俟

端履

依韻敬成六絕志謝

云青瓊舊事欣逢子

先君以乾隆庚子科成進士端履亦於嘉慶甲子科以優行貢

成宵雅吹笙又肆三珍重大羅天上曲瓊梯試與躡

雲探時樣淺深無定相畫眉可似月初三桂攀蟾窟

尋常事莫作奇書宛委探葩經解領歸廬叟蕊榜題

名紀第三

同邑汪龍莊先生舉乾隆戊子科鄉試第

解元區額歸廬先生自號也

六十年來嘉話在真靈位業望重探

當代大儒王伯厚德兼齒爵達尊三蟬聯科甲章侯

畫也擬蟲魚爾雅探東山命駕圍棋日深眇淮淝捷

報三好語惠連須努力河源星宿要窮探樛材慚愧

工師顧敢廁庭槐手植三碧樹羨他梁棟器百花留

待孝先探

謂師孫子敬

傅子經

學灝

先生居邑南鄉橫山村言行庸謹非禮

勿動生平篤信朱子之學然於名物制度咸考訂精  
審一字不苟迥非講學家空談義理者比嘗見試經  
解日與學使阮相國師面論深衣之制口講指畫相  
國師復出任子田侍御深衣釋例相質先生立摘其  
誤數條相國師深服其博奧然性迂闊恒面斥人過  
人多畏而避之端履一日遇先生於塗先生呼端履  
爲老姪心甚駭歸告先君先君笑曰此正先生屈節  
下交也先生長於余二十餘歲其進學年分尚在汝



祖之先今呼汝爲姪非降心相從而何先生嘗與先  
君相見先君曰人苦儀禮難讀奈何先生曰是不難  
君試做其宮室規模建屋數楹令生徒以時揖讓登  
降於其中則嫻熟矣先君笑曰君言良是但儀禮十  
七篇喪禮居其四亦可令生徒衰麻哭泣以從事耶  
相與一笑而罷先生後以年例貢成均復以年老

欽賜舉人國子監學正子

碣

與端履

同年入泮

附先生深

衣考○古者男子之服上衣下裳至深衣則連衣裳  
爲之袷曲袂圖繩直齊平兩旁有衽裳十二幅諸侯  
大夫士夕服庶人吉凶亦服之特是衽爲斜裁之布  
說者多因鄭氏小要之訓謂衣旁有兩斜裁之布一  
布綴衣斜殺而下一布綴裳斜殺而上合而望之中  
要漸狹故曰小要或又謂衽止在裳卽後世之衣衽

又見經言裳十有二幅以爲若用全幅則要齊適均  
不得要半下齊倍要矣故謂取二尺二寸之布幅三  
分之二頭闊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頭闊七寸三  
分之二皆以闊處向下狹處向上聯合之是謂下  
齊倍要除去殺縫上要得七尺二寸有奇下齊得一  
丈四尺四寸有奇而後人且有以爲對襟之衣其製  
面前左右兩相衣下各綴裳三幅通計爲六幅背後  
衣下亦綴裳六幅又謂衣之之時取右襟之三幅牽  
之向左而掩於內取左襟之三幅牽之向右而冒於  
外如是則袷得交掩而方可應矩矣不知未衣之先  
前後各六幅既衣之後前襟六幅以交掩而成三幅  
而後後各六幅自如則是背寬於腹一倍無是理也  
竊以爲凡斜裁之布謂之衽不必兩尖相對成小要  
方謂之衽也衽當旁專謂在裳者也蓋深衣乃交襟  
之衣非對襟之衣上衣用整布二幅對摺而前左襟  
外綴一斜裁之布向右上衣用整布二幅對摺而前左  
是爲續衽生時右衽掩外士喪禮左衽掩外反生道  
也鉤曲也考工記倨句磬折是也惟其續衽故衽與  
裳接處有鉤曲之形是爲鉤邊若然前左襟下綴裳  
二幅左衽下亦綴裳二幅右襟右衽之下亦如之背

後衣下左右亦各綴裳二幅合而計之則成十二幅  
如是則衣之之時左襟掩內右襟冒外既無斜牽而  
成交掩之失而裳之十二幅左襟之四幅掩於內而  
不可見其可見者右襟之四幅與衣後之四幅而已  
前後相當而亦無背寬於腹一倍之愆也又案衽之  
在裳旁者方言云襍謂之衽注或曰裳際也云裳際  
則裳之旁也左氏成十七年傳公使清沸黓助之抽  
戈結衽而僞訟者杜注衽裳際也亦以衽爲裳旁際  
也離騷跪敷衽以陳辭洪興祖補注引爾雅疏衽裳  
際此皆確證也○先生著四書名物雅一書藏於家  
不知今  
尚存否

道光庚子科庶常卓

楹

爲卓海帆協揆

秉恬

之子辛

丑散館授職編修協揆謝摺云竊

臣

初由翰苑游贊

綸扉曾無報國之文章詎有傳家之矩矱

臣

子楹未

嘗學問遠博科名忝射策於南宮獲讀書於東觀飽

霽廩祿參養優施 特簡館師甄陶備至茲以屆期  
考試又蒙授職編修時未一旬疊荷生成之德 賞  
延再世均叨侍從之班槐廳傳爲美談蓬戶忻其

寵遇受

恩愈篤銜感彌殷

臣

惟有勛以勤慎加之

督課無使山徑蹊間之塞致辜玉堂天上之榮庶其  
竭其庸愚冀少酬夫高厚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

繕摺具奏

云云

予撰黃繡莊先生傳云先生姓黃氏諱朝元字三聯  
世爲蕭山埭上村人先生隨父天木公移居城內繡  
衣坊因以繡莊自號天木公性嚴毅督諸子學不成

悉命貿易四出先生獨留侍怡聲柔色得歡心焉美  
鬚眉長身健臂以騎射補邑武學生非其志也勇於  
爲義喜拯人急鄰陳某習米業喪其貲負責盈萬衆  
洵洵欲訟之官陳謹愿不知所爲言動異平時先生  
過視心訝之姑慰曰無憂吾爲汝謀之亟命陳延衆  
至先生倡言曰陳經理失宜遂爾耗君輩財非有心  
欺隱者君輩肯從吾言悉焚其券則簿籍具在凡而  
財賄劑質任君輩計數取償尚可得十之六七無以  
訟爲也衆許諾陳色稍定時漏下三鼓矣忽屋瓦聲  
震甚如人爭競狀出視無所覩閉戶則震如故先生

兀坐室內恍惚見厲鬼數四睚眦環向若怒先生活  
陳者先生曠目叱之形頓滅聲亦隨息陳始如夢覺  
乃泣曰微君吾幾殆吾窘迫不欲生思自裁勉累耳  
咸周某游粵東久老病回里貧不能自存先生時給  
其衣食周尋歿遺孤甫周歲先生家故中人貲慮力  
不能繼且僅爲朝夕謀非經久計爰集同志告之故  
各欣然釀金若干彙稱責月取息俾養贍至成立而  
止其他義行多類是先生生乾隆癸亥卒嘉慶庚申  
享年五十九歲配楊孺人子福麟王端履曰先生與  
先君子爲莫逆交陳事方棘先生憚衆意頗阻先君

子持之力曰非君誰能任此舉者先生意遂決厲鬼

爲虐語似志怪然實有其事先君子時爲端履言之

周與先君子夾西河居性傲岸不諧俗先君子憐其

窮乏亦共賜之一日煮黃精甫熟周以無藥餌告卽

舉以相畀旁觀咸腹誹謂厚其所薄勿顧也忽忽數

十年先生久返道山先君子遽於丙戌春初棄養追

憶舊聞竟成遺事因據福麟來狀謹加詮次俛垂諸

家乘先君子言先生初本名紀字山廉深得古人解

詁制字之義今先生子孫無有知者因附識之

嘉慶甲戌計偕復至京師客邸晝長意有所感戲作

夢游仙詩四絕大羅天上點仙班小謫新從海嶠還  
闕下千官齊拱手三年容易住蓬山漁人重到武陵  
源雞犬都非舊日村紅雨隔溪人不見只添春水一  
篙痕玉宇瓊樓原幻影白雲黃鶴又愆期神仙無限  
滄桑感說與人間總不知朝乘鸞鶴暮騎牛少日紅  
顏老白頭萬事不如春夢好夢中風景我曾游

湯敦甫協揆向不宴客余辛未入都一日忽招飲

時協

揆尚官編修居朱

文正公賜邸中至則迎謂曰熊書谷

常錄

家有吉

事以一席餉余故延君共嘗之耳因命招朱蘭石

涂

文正公之孫後

宿江蘇糧道同坐終席朱不舉箸公問其故曰無



下箸處席罷朱先出公問今日之菜何如余曰甚佳  
公笑曰此君世故之談耳吾謂何至不堪適口但蘭  
石對之自然食不下咽耳

嘉慶辛未予會試入都試畢薄游前門見禮部示云  
諭三場完竣舉人知悉揭曉在卽爾等各宜在寓靜  
候毋得擅自出京探望親友以致臨期自誤功名榜  
發被放復以事至前門又見禮部示云諭下第舉人  
知悉爾等務宜及早回籍無得在京逗留觀望時主  
儀制司稿者爲山陰童望軒前輩瑣○先君來寓慰  
問予因語之童正色曰此向例也予潛然出涕率成

四絕以志慨云都門頃刻判仙凡前苦相留後放還  
同學笑言循故事照依舊例不容刪參禪瓶鉢已全  
拋行脚僧歸要打包燕子不知人事改尚銜花片補  
新巢料峭西風拂面寒又騎驢背出長安回頭弱水  
三千里來忒匆匆去太難天上人間一霎分泥塗翹

首望青雲英雄同輩知誰是昨日相逢尚論文

謂同年上

虞錢西來前輩驛○錢由嘉慶辛酉科拔貢朝考授  
職七品小京官庚午科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是科聯  
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  
官江西九江府知府洊擢湖北荆宜施道

嘉慶甲戌又計偕入都舟過淮安時阮相國總督漕  
運駐節其地余詣轅叩謁并以西湖藕粉燒酒楊梅

甌柑筍脯爲贄入門巡捕迎謂曰漕帥到任以來從不收受官民一絲一粟此恐當見卻也又私謂曰如漕帥奉還能分惠少許乎余曰某車中斷難攜帶當盡以奉贈耳既而呼令入見並命將禮物全收巡捕大駭坐定相國笑謂巡捕曰此蕭山王某余翼而長之二十年矣彼以師生之禮來故可受之而無愧也又曰是皆浙中佳品吾不嘗其味者已有年矣今日見之未免露老饕故態也乃命啟筐出甌柑十枚與巡捕曰爾亦試嘗此味其餘諸物我當寄歸揚州不能割愛矣

太學生東臯陳公像贊 公諱夢川字東臯蕭山塘里莊人生甫彌月公父廣川公卽命公爲伯父立人公後時立人公早卒母俞孺人守節已十餘年公事俞孺人及所生二親均克盡子職乾隆某年以俞孺人貞行呈請有司上其事於 朝得 旨旌表如例公奉俞孺人栗主入節孝祠宗族親朋會送者幾數百人道路觀者咸嘖嘖稱公孝思不匱此 端履得之親見者也公輕軀鶴立外癯而內腴神氣清朗老尤矍鑠援例補國子生以親老故棄舉子業牽車服賈思得什一之利以養遭時不偶屢喪其貲晚境甚困

公處之泰然不以菀枯易志公祖母王太孺人

端履

曾祖姑也故公於

端履

高祖甸侯公爲外曾王父歲

正月公必肅衣冠詣神像前再拜展敬先君子治具

欸接縷問家人瑣屑及親舊存歿媿媿竟日

端履

隨

侍在旁者數十年知公爲詳故不敢辭而爲之贊公

生於乾隆乙亥年二月十一日卒於道光乙酉年三

月初五日春秋七十有一贊曰有穆其容有澤其躬

行修於外德蘊於中母氏苦節卅載阨窮臚情哀籲

彤管褒崇幸哉有子衆口從同爲善於鄉古道可風

州里則儆革薄從忠景仰前哲無愧仲弓典型在望

神光熊熊克昌厥後胙饗豐融

先君嘗與陳待軒

名家駭先君門下士乾隆己酉科副榜甲寅科舉人嘉慶辛酉科進

士授內閣中書乞補外授嚴州府學教授

論春秋人物陳曰惟管仲一人

可列一等若鄭子產卽二等耳先君曰不然齊是大國故管仲可施其材力鄭是小國子產只得如此做法譬如吾浙杭嘉湖甯紹五府自然多可取一等者若金衢嚴溫台處六府不得不以二等考一等矣陳意不以爲然後教授嚴州因公來省先君問曰有鄭子產其人乎陳搖首曰求裨謚世叔而亦不可得况子產乎

全謝山春秋五霸失實論雖一偏之見不可據爲定論然實能自伸其說備錄其文於後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勾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爲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寔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畝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虢弭兵以後始得專

會於申而其霸以成然以靈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  
追屬之楚莊至吳則黃池主盟方遂其霸而國隨以  
亡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然從之者寥寥詎  
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  
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有  
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愧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  
如吳如越草竊苟簡不過霸之閏而已卽軼秦宋何  
足以嗣桓文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  
晉四也終晉之霸由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寔止四  
世文公垂老而得國急於求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



三國志卷之三十一  
襄公真肖子足以  
役見欺於秦此其所以深恨也幸襄公真肖子足以  
繼霸自靈以後而始衰成公以邲之敗幾失霸至景  
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  
先公風平公以後至昭頃則無譏矣故文也襄也景  
也悼也接齊桓而五晉之失霸齊景頗有志焉而弗  
能也是以霸於此而絕世之無識者以爲一晉而得  
五霸之四疑於予晉過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  
居二非厚周也楚之恃強而好勝莫如靈其時南北  
既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知天下之望  
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端履

案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五霸統

三王則是統夏商周而言非專屬有周一代明矣是當以杜預左傳成二年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

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爲是而趙注孟子反以齊桓

晉文秦繆宋襄楚莊當之

各據白虎通一說

則孟子當言

五霸者周室之罪人不當言三王之罪人矣且楚莊觀兵周疆已成問鼎之勢尚得謂之霸乎至晉世主夏盟不過承先代之餘烈以糾合諸侯不當在五霸之列故穀梁傳但言二伯二伯者齊桓晉文也論語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

譎祇論齊桓晉文是孔子時亦止二伯無五霸之名也然則孟子言五霸桓公爲盛者乃三代五霸亦無有盛於齊桓者耳

或又曰孟子旣言無道桓文之事矣又云其事則齊桓晉文何也曰此卽春秋天子之事也之事所謂大事也知宣王當日所問必是取威定霸之陰謀以力服人之方畧故孟子以爲無傳至葵邱五命孟子所言較三傳爲詳安得云未聞耶

或云孟子欲進

齊宣以王故抑桓文而不論亦是一說

或又曰論語明言齊桓晉文而孟子對齊宣王云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何也曰讀書當逐字體會孔子所言論桓文心術未嘗言其事也宣王問者乃桓文之事故孟子以無道桓文之事而對之春秋筆削但舉會盟侵伐以定褒貶未嘗臚陳事迹至於三傳左氏爲詳未免有失誣之謂是孟子言後世無傳乃是據寔以對非諱而不言也

錢唐蔣蔣邨學博

炯

亦有五霸考一篇並錄於後

以俟後人之折衷 五霸有一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氏注爲三代之五霸確是孟子五

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注謂春秋之五霸確是丁氏釋孟子從左傳注與趙說異集注並存二義而無所折衷豈以嚴安云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則五霸宜如趙注以經文五霸三王之罪人似統論三代之伯又左傳椒舉言六王二公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周伯惟二但數齊桓晉文則五霸又宜從丁釋故不折衷歟竊以霸古字作伯所謂侯伯也侯伯命于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爲罪於此可證此五霸惟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夏昆吾商大彭

豕韋皆受王命爲伯征伐不得爲罪者竹書紀年  
夏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商祖乙元年命彭  
伯韋伯是也春秋之霸惟齊桓晉文有王命左傳  
莊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公二十  
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然齊未受命之時已先滅  
譚滅遂遂伐宋伐鄭晉未對命之前已先入曹伐  
衛戰城濮至宋襄王者之後例不爲伯秦繆楚莊  
僻在戎蠻並無王命莫不連兵侵伐以爭雄長此  
衰周之五霸攬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罪也

吾越俗諺雞寒上嘴鴨寒上距今云雞寒上樹鴨寒

上水者誤也水禽每遇天寒則拳其一足而以一足立於水中不特家畜鵝鴨也推之鵝鵠鷺鷥之屬無不皆然故余有句云白鷺拳煙孤掌冷蓋紀實也今錄全律於左云出郭低垂畫舫簾乍寒天氣曉風尖孤篷曙色侵詩卷十里朝暉上酒帘白鷺拳煙孤掌冷紅菱刺水兩頭纖吾邑紅菱四角者熟於夏時俗菱皆兩角青色亦間有紅者城南一帶河中至秋植殆遍插竹爲界劣通舟楫鄉人視爲利藪一枝柔櫓秋波闊尚有同舟夢黑甜意有所指

論語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此當著重兩謂字蓋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並不是知而可謂之知

先難後獲並不是仁而可謂之仁皆是當前指點口氣與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語意迥然不同自來作制藝者均未體會及此因附論之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索隱曰蒼兕本或作蒼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案郭氏山海經序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



所涉蒼兕與俗人相對是郭氏亦同馬說謂無涯之水非世間主舟楫官所能涉也蓋蒼兕本水獸善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職者常以蒼兕爲警也論衡是應篇云尚父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蓋今文家說失呼而令之之旨矣

此條見臧琳經義雜記

爾雅釋草荷芙蕖芙蕖疊韻荷卽芙蕖之合音今杭州土音皆讀何如胡是其證吾鄉讀荷如本音惟城內西河下吾族世居其地則土俗相沿讀河如湖想因下字俗作賀聲河賀不分故以杭音讀之歟城內別有西河沿則讀河如本音矣

同邑潘德安明經

摺蘭後字掇菴  
先君門下士

年十五入邑庠詩

古文辭援筆立就兼曉音律工繪事賦性真率毫無  
城府又善詠諧間出一二語滿座爲之傾倒故人無  
不樂與之交者不幸學力未充聲名太早遂誤墮入  
鍾譚魔道纖仄輕佻不合有司程度以年例入成均  
貧病而歿余哭之以詩中有云文被聰明誤材因患  
難多襟懷原磊落老境益蹉跎蓋紀實也

掇菴歿後其詰嗣炳藻出其所畫山水一幀乞題余  
以五言一律應之曰作畫無師法居然秀可餐偶然  
摹北苑隨意寫巖灘山色侵雲澹泉聲落澗寒生平

真詩之有金  
知已淚對此爲君彈

掇菴有文昌帝君陰隲文詩一卷歿後同邑施君刊  
之余爲之序曰潘君掇菴績學工詩暮年多病取文  
昌帝君陰隲文析句各爲一律以自消遣君歿後同  
邑施君文新武銘兄弟等梓而行之問序於

端履端

履曰詩之爲教所以感發人之善心而懲創人之佚  
志故孔子論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一言至於儒者之  
道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陰隲文意雖主乎  
勸善而卒誘之功利故爲君子所弗尚然大禹謨言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易文言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感應之說古聖人未嘗不默存其理是陰騭文覺世牖民之心固與詩之爲教無異旨也潘君字飾句績粗也而引之以精俚也而文之以雅使讀者紬繹深思而爲善之念油然而生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良匪淺鮮則謂爲陰騭文作注釋也可謂爲潘君之自爲詩也亦可

作序甫成或問於予曰古文尚書近儒皆以爲僞而斥之矣子引大禹謨伊訓之言何也予曰噫古文尚書何可廢也卽爲梅賾所僞造亦是東晉人

著述今人於漢魏六朝文字莫不採輯而編次之何獨於梅賾而絕之惟恐不力耶且梅賾撰集實有所本並非臆造其散見於古籍者可覆按也梅賾但以意爲貫串之耳是合之爲梅氏之書析之則皆古文尚書逸文也 國朝閻百詩 若璩 著疏證以攻其僞吾鄉毛西河 奇齡 著冤詞以辨其誣出主入奴迄無定論其實以古文爲僞者不過曰此襲某書而成之也以古文爲真者不過曰此明見於某書所引者也况自唐孔穎達作疏以來已歷千百餘年家絃戶誦我 朝頒列學官命題試

士且蒙 聖祖仁皇帝 敕撰彙纂嘉惠士林燦  
然若日月之經天而顧可以儒生之臆見妄參同  
異於其間乎或聞余言遂昭然若發矇矣  
余宅後多尼菴每昧爽聞木魚聲遠近相接一似苦  
行焚修者或告余曰此黠尼藉此以惑衆耳豈真於  
佛前頂禮盥誦哉蓋在牀第間擁衾以擊之耳或高  
唐夢覺令所歡代擊而已則達旦酣眠吾蓋目見而  
知之也余大笑曰真所謂千聞不如一見矣

此條語甚穢褻存之而不刪者蓋戒子孫當約束  
婦女不得入廟燒香并當嚴飭司閽禁絕往來不

得夤緣入內朱子格言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  
蓋亦有所見而云然也如有不遵教令者則祖宗  
家法具在我亦不能稍爲寬貸也尼姑蘇湖最盛  
吾郡城中亦多  
有之名爲女僧實娼婦也且止煽惑男人未嘗勾  
引婦女也至吾邑尼姑則外襲清淨之名而內逞  
其奸盜之實尤防之不可  
不嚴而拒之不得不力者